登高与临流：上巳背后的传统岁时义理

◆姚渊

■文徵明《兰亭修禊图》

明日农历三月三，上巳节。上巳重阳，古时其实为一组相对之重要节日；修禊登高，本质其实同源于传统天地时空观之践行。明乎此，方可更深理解中国传统岁时节日文化的博大内涵。

四方上下谓之宇，往古来今谓之宙。所有节日浑然一体。节日只是节点，节点底层一以贯之的时间秩序才是文明的本根。任何一种节日若孤立理解，必不能通晓其义。三月三与九月九，尤为突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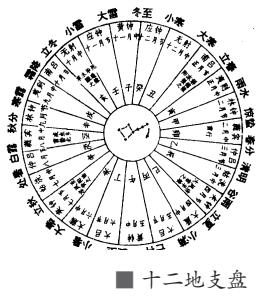
三月上巳，九月重阳，使女游戏，就此祓禊登高。(《西京杂记》)

三月三与九月九，自古互为镜像，相提并论，节俗层面更往往临水登高相羼杂，难分彼此。然此二者的深层意涵与深度关联，远未为人所识。九九重阳，当代以老人节、敬老节之名，尽人皆知。三月三又是什么？几百年间一度湮灭不闻。近年来尊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世人渐闻上巳节。实际上，上巳是中古以前华夏民族极重要的节日，其外延十分驳杂。临水祓禊者有之，招魂续魄者有之，会男女者有之，祀高禖者有之。同理，于重阳言之，登高、敬老、辟邪、赏菊，亦是事象纷繁。找到事象背后的本根逻辑与隐秘关联，方可打通。

大火星：天机垂象

传统岁时，若不溯及天文历法阴阳干支五行八卦，那就一定不究竟。

以十二支对应十二月，在地支大盘上，若以子午为经，以卯酉为纬，再斜向连接寅申与辰戌，便呈米字。此即华夏先民划分半年的四种模型：一则以两至即冬至夏至划一子午线。二则以两分即春分秋分划一卯酉线。子午卯酉合为四正或四仲。三则以孟春孟秋划一寅申线。四则以季春季秋划一辰戌线。寅辰申戌大致相当于四隅或四维。这四道半年线，各成其理，皆无不可。那么这其中，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最紧密最直接最具有实际意义的，是哪一道呢？



■十二地支盘

实际上，东南隅牵连西北隅的这道辰戌线，才是先民春秋观念的真正坐标。东南之辰，便是三月，上巳所居。西北之戌，便是九月，重阳所居。何以如此？

古之火正，谓火官也，掌祭火星，行火政。(《汉书·五行志》)

自庞朴先生创见“火历”后，我们之于上古时间便有了趁手的解释工具。中国上古语境中的“火”，通常非指人间日用之火，而指天火；“火星”非指今日所谓火星，而指心宿二。“以火纪”，即以大火星为纪年标准。甚至在二十八宿体系尚未完备的太古时代，苍龙心宿二即大火星便已脱颖而出，成为时空标志星。而观测大火，则极早即确立为观象授时的神职与领民生业的政治，是真正的国之大者，自三皇五帝以来代代传授不绝。

大火星的周天运行极为规律。昏见：三月季春昏见东方—五月仲夏昏见东南—六月季夏昏中—七月孟秋昏见西南—九月季秋昏伏西方。晨见：十月孟冬晨见东方—十二月季冬晨正—二月仲春晨伏西方。以三月、九月为中轴，大火星昏见半年，晨见半年，晨昏交替，周而复始。于是，按大火星昏见晨见之不同，将全年划为两个半年。昏见为阳半年，晨见为阴半年。昏见为暖半年，晨见为寒半年。

当大火星于季春三月即建辰之月昏见东方，则昭示春已深矣，农时启动。于季夏六月南正，则阳气极盛，酷暑难耐。于孟秋七月西流，则暑气渐消，秋之将至。于季秋九月即建戌之月昏伏西方，则昭示秋已极也，农时结束。

大火星授时功能不仅不亚于北天斗极，其大周期的标志性甚至还更显著更易辨识。它为人间降下火种，为大地解开冰封，为万物点化生机。它行经天宇，为亿万之民所仰。因此大火星祀典成为春秋两季郊祀的王朝礼制。

三合局里阴阳分

在地支三合说理论框架内——申子辰三合水局，寅午戌三合火局。水，生于申，旺于子，死于辰；火，生于寅，旺于午，死于戌。辰三月，是水运之终而火运之旺；戌九月，是火运之终而水运之旺。水阴，火阳。因而，辰三月是由水入火的大节点，而戌九月是由火入水的大节点。

显然，辰三月与戌九月是最接近人体实际感知的换季点。此前此后，判然两季。从冬至到立春，从立春到春分，无不由阴转阳，次第渐变，但每一节点均有预言性质，所昭示的乃是先知先觉的潜运动，实际情况是冷暖胶着，乍暖还寒，天似暖了，却未真暖。春到深处才是春。真正在体感上寒尽暖来，乃至趋于溽热，一般就在清明后。节日是节气之表，节气乃节日之本。清明，恰为辰月之始，即三月三上巳节的节气本相。同理，寒露为戌月之始，亦即九月九重阳节的节气本相。

郑国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之溱洧两水之上，招魂续魄，秉兰草，祓除不祥。(《韩诗》薛君《章句》)

上巳何以招魂续魄？即因上巳所在之辰三月，季春出火，水运终而火运兴，故于阴门闭前，须朝鬼魂归终之处去，上坟祭奠，以安魂送死。因此必于阳气升前即清明清晨完祭，否则鬼为阳气所逼而遁。一阴一阳间，扫墓与踏青可以前后相继，悼亡之伤逝与郊游之欢欣可以顺其自然。阳和景明，向阳而生，人们的心境毕竟是温暖与光明的。此礼，遂成后世寒食清明墓祭之源。

这是辰三月一端。而在戌九月一端，季秋内火，火运终而水运兴，阴门大开，人鬼相杂。故于戌亥之间立冬前后，毋须上墓，应守候在家，冥衣冥币，烧献以供。因此必于阳气降后即黄昏夜间行祭，此时鬼已出行，正可接引。谁说人老天不老？无边落木，万里萧条，日暮昏鸦，秋色越是深醉可赏，就越是最后的辞青，人们的心绪终不免沉郁而苍凉。此礼，遂成后世十月朔寒衣节烧祭之源。

登高：反本复始圆运动

基于以上认知，我们再来看上巳、重阳。先看两则很有趣的材料。

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，长房谓曰：“九月九日，汝家中当有灾。宜急去，令家人各作绛囊，盛茱萸，以系臂，登高饮菊花酒，此祸可除。”景如言，齐家登山。夕还，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。长房闻之曰：“此可代也。”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，妇人带茱萸囊，盖始于此。

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仲洽：“三月三日曲水，其义何旨？”答曰：“汉章帝时，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，至三日俱亡，一村以为怪。乃相与至水滨盥洗，因流以滥觞，曲水之义，盖自此矣。”帝曰：“若如所谈，便非嘉事也。”尚书郎束晳进曰：“挚虞小生，不足以知此。臣请说其始。昔周公成洛邑，因流水泛酒，故逸诗云：羽觞随波流。又秦昭王三月上巳，置酒河曲，见金人自河而出，奉水心剑曰：令君制有西夏。及秦霸诸侯，乃因此处立为曲水。二汉相缘，皆为盛集。”帝曰：“善。”赐金五十斤，左迁仲洽为城阳令。(《续齐谐记》)

晋人之于三月上巳修禊、九月重阳登高，已不甚了了，难得有人说道一二，亦无非虚妄之言，无足采信。上巳修禊于上古文献颇有可征，尚不至受蔽于晋人；而重阳登高则漫漶不清，目前所知最早源头无非《续齐谐记》费长房的神神叨叨，竟难以追溯。

中国古典世界模型，乃是时空同构体系。在地支大盘上，辰、戌不仅指岁时，亦可指方位。辰则东南，戌则西北。这是一组极重要的空间关系。《河图括地象》：“天不足西北，地不足东南。西北为天门，东南为地户。天门无上，地户无下。”西北地势高，近天，故天不足。东南地势卑，近海，故地不足。这是山海经时代以来，先民早已形成的东亚大陆地理知识。

西北方的通天概念，与圣山崇拜，更具体地说是与昆仑崇拜密切相关。《尚书纬》：“北斗居天之中，当昆仑之上。”《河图括地象》：“昆仑者，地之中也。……地中央曰昆仑，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，名曰神州。”地之中，必与地之高相统一。中与外的横向关系，亦必迭加高与低的纵向关系。地之昆仑相当于天之北极。北极的天中定位与昆仑的地中定位互为镜像，北极的太极意蕴则与昆仑的混沌意蕴互为镜像。因此，信仰意义的昆仑，便有了通天与通神之圣；生命意义的昆仑，亦有了归终及创生之义。

实际上，戌之为天而辰之为地、戌之为尊而己之为卑的观念，要比四正观念来得更扎实更准确。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：“宾主象天地也。……四面之坐，象四时也。……主人者，接人以德厚者也，故坐于东南。而坐僎于东北，以辅主人也。”天经地义之谓礼。就是在燕飨之礼中，宾主席位亦取法天地。主人谦退，故自居东南席，温润盛德，以形其仁。主人敬宾，故尊奉西北席，威严巍峨，以形其义。周旋方寸之间，六合昆仑俱在。

清人毕沅：“昆仑实非一地，高山皆得名之。”清人郝懿行：“荒外之山，以昆仑名者盖多矣。”昆仑概念一旦超越具体地望而抽象化，则无处不可为昆仑。每一地理单元均可以域内高山为圣山即昆仑，于是四望五岳生焉。极言之，再小的地头，再矮的山头，总在一定范围内堪当至高。此山便是此地之昆仑。

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实谓黄河之水山上来。华夏先民自古认定黄河源出昆仑。无论黄河源巴颜喀拉山，抑或长江源唐古拉山，均是巍巍昆仑。而昆仑支拄天地间，乃为天柱天梯。地势西高东低，天水西来，奔流必向东南，倾泻入海。故西北戌位谓之天门，东南辰位谓之地户。

■(清)十二月令图·三月

再稽之以八卦。先天八卦西北为艮，东南为兑。艮，山也。兑，泽也。艮为向上的隆起为阳，兑为向下的凹陷为阴。《易·说卦》：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。”山泽通气，讲的就是艮之于兑的内生而密切的联动。后天八卦，西北为乾。或以西北高、艮通天、接阳气，故为乾。且大火既伏，剥尽归终，终即是始，死即是生，故为乾。先天八卦，艮在西北，九九归藏。后天八卦，艮在东北，元元复始。《易·说卦》：“终万物、始万物者，莫盛于艮。”夏易《连山》，殷易《归藏》，而《连山》更以艮为首卦。合先后天八卦统观之，九九之终在艮，元元之始也在艮。

是故，重阳登高其源极深，实为觉悟与落实一个“艮”，是终极价值层面的生命返本运动，是自然宗教属性的文化返古运动。人登山，并非出行，而是回归。向昆仑回归，接引近天的乾阳之气；向太初回归，汲取孕生的元阳之气。从而获得还老返童的生命力量与长命延年的心理喻示，无极求寿之义自在其中。

临流：浑沌凿通地户开

由此我们更能理解中国文化中的山。为什么山往往而为圣山、仙山？为什么山中往往而有神明、高士？为什么山往往而成为人类避难的最后栖居？为什么入山、山居往往而离俗超尘？即是基于山的回炉修炼意蕴与涵元开新意蕴。山为艮，艮为止。暂时放下，回到山里，才能清零重启，迭代重生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把艮与兑对比来看。艮为归藏，兑为宣发。艮为闭关，兑为开山。艮者，一阳在上，止也。兑者，一阴在上，缺也。地户主排通，不可不缺。缺则启，启则通，高下相形，水泄气畅。

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(《论语·先进》)

于是暮春之禊，元巳之辰，方轨齐轸，祓于阳濒。(张衡《南都赋》)

是月上巳，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，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潔。潔者，言阳气布畅，万物讫出，始潔之矣。(《后汉书·礼仪上》)

故此，上巳临水修禊，实为觉悟与落实一个“兑”字。

春禊必就水泽隰原，浮汤沐浴，是取兑之地形义。宿垢必于东流水上，抒泻排通，是取兑之方位义。沐浴之礼，谓之禊。沐浴之效，谓之潔。禊与潔，可训通。字根“刀”，金也，锐也，兑也。契则以刀凿攻以通，絜则以刀切除以净，是取兑之缺通义。庄子著名的“浑沌开窍”隐喻，用于释读艮与兑，十分贴切。大火九月戌伏，先民九月归艮，此后寂然蛰伏，韬晦隐蔽，阴阳不通。半年后，“星回岁终，阴阳以交”。大火三月辰见，先民三月开兑，于是临川以凿天地之窍，祓禊以琢人体之窍。窍开则气通，气通则光明。

这才明白上巳为何“浮枣流卵祀高禖”。天暖气舒，春情萌动，既已会于水滨，浴于川泽，身心焕然一新，发乎天然之性，人类两性便也如牝牡雌雄，彼此鸣求，以祈丰殖。泼水节、歌圩节，由此而来。礼失求诸野，诚如斯。

枣也卵也，俱为生殖物象。高禖者，音训为句芒，即司春之神，掌管人间种落繁育。巳者，子也。巳、子，古文一字。所不同者，子可泛指受孕至于降生的全过程，巳则特指母体孕育中的胞胎。如此，上巳会男女求育求子之义本是再显白不过了。男女性行为，难道不是一种凿通之兑？人与天地万物感通为一，诚如斯。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殷契，母曰简狄，有娀氏之女，为帝喾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。”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这则史料充满上巳岁时文化隐喻。三人行浴，即上巳修禊。玄鸟堕卵，即浮枣流卵。简狄吞卵，即男女野合。因孕生契，则隐约可见商族始祖之名，或与修禊交配致孕有关。故取禊字，命名为契。

当我们触及心宿大火的天机垂象与艮兑两卦的图腾演易后，上巳修禊、重阳登高之源，才真正浚通。源头既通，一切自明。

不妨最后再来看一组诗。

崔颢《上巳》：“巳日帝城春，倾都祓禊晨。停车须傍水，奏乐要惊尘。”

杜甫《丽人行》：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

白居易《上巳日恩赐曲江宴会即事》：“赐欢仍许醉，此会兴如何。翰苑主恩重，曲江春意多。”

隋大兴城亦即唐长安城位居秦岭主脉西北，在渭水之南，地势东南高而西北低，是以在城东南角开凿曲江池，这才把东南兑卦坐实了。由此，每年三月上巳，曲江赐宴，临流祓禊，三百年间留下纷纷曲江侍宴诗，其辞无不雍容缱绻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明媚青春与盛世记忆。